

四季

古诗词里的春天

□李万虎(宁夏银川)

时令已过春雨,又是一年春来到。

春天,在古诗词的长河中流淌着无尽的诗意。古人将春天的千般姿态、万种风情一一捕捉,让我们透过岁月的迷雾,依然能感受到那盎然的春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虽着墨于草,却让我们看到了春天那强大的生命力。寒冬的野火未能将小草彻底摧毁,春风轻轻一吹,它们便又蓬勃生长起来。这股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春天的象征。它代表着新生,象征着希望,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只要春天来临,生命就会重新焕发光彩。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笔下的春天,多了几分静谧与闲适。傍晚时分,春潮上涨,夹杂着春雨,水流湍急。而那荒野渡口的小船,自在地横在水面。在这喧嚣的春雨和湍急的春潮之中,小船的横卧却显得如此宁静,仿佛与世无争。这种动静结合的描写,勾勒出春天独特的韵味,既有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又有超脱尘世的宁静。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志南和尚的这两句诗,把春雨和春风的轻柔描绘得恰到好处。杏花飘落的雨丝,轻轻沾湿衣服,却不让人感到厌烦;那吹拂着脸庞的杨柳风,没有丝毫寒意。春雨和春风仿佛是春天温柔的双手,轻轻抚摸着世间万物,给人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这是春天独有的温柔,如同母亲的轻抚,充满了慈爱与关怀。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的这两句诗,在新旧交替之中展现出春天的独特魅力。残夜将尽,海上

已经升起了朝阳;旧年尚未过去,江上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春天就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行者,在旧时光还未完全消逝之时,就已经悄然来临。这种新旧交替的景象,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时光流转,新的事物总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孕育而生,春天就是新旧交替的使者,带来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的这两句诗,宛如一幅色彩鲜艳的画卷。翠绿的柳树上,两只

黄鹂欢快地鸣叫着,仿佛在奏响春天的乐章;一行白鹭直上青天,为这幅画卷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白色。春天里,鸟儿的活跃是大自然生机的体现,它们在柳树枝头、蓝天之上,欢快地宣告着春天的到来。

古诗词里的春天,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是一曲悠扬动听的乐章。它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时光的感悟,让我们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能领略到春天在古人心中那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春日雪柳。摄影冯元春

时光

幽树多花

□蒋光平(四川南充)

那年,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初中教书。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到最近的县城也要100多公里的山路。山里的交通极不发达,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一辆汽车,唯一和外界联系的是一条仅能供一辆马车行驶的土路。刚来时,我失望到了极点,想想眼前的一切将是我以后所要面对的生活时,我的心已凉了半截。

最让人难以面对的是课余时间那无边的孤独,由于学校位于大山深处,一年都难得见到一个外边的人进村来,一旦有个陌生人经过,都会在小小的村子里引起轰动。每天晚上,寂寞就如期而至,仿佛一张大嘴,要把人吞噬。

这样的日子让人看不到希望,整整半个学期过去了,我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从良心上讲,我是个不合格的老师,更对不起山里的孩子们。那时,我已经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了,每天睡到天亮,然后一到上课时间就拿着一本书急匆匆地朝教室赶。我想,既然注定这就是我一辈子所要过的生活,那么日子就这样混着过吧!

突然有一天,老校长找到我,说要和我到学校的后山上去散步。老校长在学校干了一辈子,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所学校。那天,走到半山腰上,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循香望去,原来是一棵叫不出名的老树,树上繁花朵朵,开得很是灿烂。老校长指着那棵老树说,这叫苦楝树,叶子很苦,但开的花却很香。这种树有个特点,喜静。只有在深山或幽僻处才会开花,而人多或嘈杂的地方是看不到这种树开花的。所以,只有那些能够忍受得了寂寞或孤独的人才能有机会看到它美丽的花朵。正因为这种树生长在幽静偏远处,少了尘世的喧嚣与嘈杂,所以开的花才比别的树多,也更香。其实人也和树一样,只有耐得了寂寞,静得下心,才会比别人多出成绩,开出更多的“花”来。

那天,老校长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躁动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此后,我认真备好每节课,努力上好每堂课,课后利用空闲时间读了大量的书,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和阅历。三年后,我如愿调回了城里。

幽树多花,也许只有耐得住寂寞的心,才能在嘈杂的尘世中开出芬芳的花来!

微生活

就诊记

□阿棉(宁夏银川)

已是三月,阳光极好,但是空气里丝丝缕缕的冷,还是让人不敢脱下厚重的棉装。那日,我壮了胆,偏就穿了夹克,在傍晚的街巷里散了会儿步,吃过蘸汁的水饺,一夜倒是睡得安稳。

清晨醒来,吞咽口水时嗓子不对劲,有了痛感。“会不会是前几日喝开水不小心烫了,一吃刺激的,就有了反应?”我一边想着,又使劲吞咽了一下,痛感加重了。“去医院看看吧。”先生建议。

周末里医院不如往常热闹,挂号机也冷冷清清的。然而,挂号时,我吃了一惊,不过是下午两点,我竟排到47号。待诊的走廊里有人在等候,有人凑到诊室门口张望。耳鼻喉科的检查应该很细致,进去的人好久了才出来,等的人便急躁起来,觉得时间像水滴一样过得缓慢。

看诊的医生始终待在诊室里,偶尔到对面的治疗室治疗,脚步匆匆。下午五点的时候,人有增无减,大人们看着手机打发时间,小孩子们在走廊里窜跳着,有一位大姐开始啃食起了面包。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下来,由明亮变得昏黑,走廊里开了灯。有个男人急慌慌地闯进诊室,忙忙地开口:“医生,我孩子流鼻血,号已经挂完了,能不能再补个号。”医生点了点头,在电脑里加了号。

黄昏六点半,我终于坐在了诊室的凳子上。检查喉咙,没问题。“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左边的扁桃腺就摘了。”我弱弱地向医生解释着。“几十年的事了,不是这个原因,你抽个血检查一下炎症。”医生开了单子。

晚上八点,我拿着单子到了诊室门口,走廊里还有几个人在等着

治疗。医生又背着急救包,匆匆地关门,说道:“下面有急诊需要抢救,十几分钟后我就上来了,你们等着。”说罢,急急地走了。

夜已经全黑了,我又坐在凳上,医生看看检验报告,重新检查了一下,没有炎症。“估计是你提前吃了消炎药,压制住了,再吃三天看看,不行再来做个喉镜。”我道了谢,出来时,走廊里依旧有人。

午后、黄昏、夜晚,医生一直在忙碌着,桌上杯里的水还是满的。从医院出来,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大口地呼吸着,虽然只有半日的光景,竟是比登山还乏累。

在旁人眼里,医生这个职业是光鲜的,也是受信赖的,但医生的辛劳是默默守护着生命的每一道防线。也正因此,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才延伸出更多的美好。